

海口兄弟

在三重埔一帶，提起「海口」這個人，只要是在「道」上混的，大概很少人會不知道，因為他這幾年的闖蕩生涯已經在當地形成一種傳奇、一種典範。。

在一天，海口突然來拜訪我，臨走的時候，順手就塞給我一個紅包。事後，我愈想愈不安，因為古有明訓——無功不受祿，所以，這陣子我老是在籌思該如何做點對他有「貢獻」的事。最近，我總算想到了一個法子，那就是幫他寫個傳記，一來是因為我是他的「兄弟」（請注意：並不是「道」上的兄弟）；二來是因為我是個學歷史的，所以，我覺得：我有義務，也有資格替我這位海口兄弟立個小傳，一則替他揚名立萬；二則替歷史留下「見證」。

可是，要替我這位兄弟立傳，可不是件簡單的事。

第一個困難是「史料」的問題。因為他大字也認不了幾個，平時交往的也都是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，動刀動槍的遠多於舞文弄墨的，因而極少有書信之類的「文字性」史料留下來。

所以，我只能趕趕潮流，利用「口述歷史」的材料來寫。

第二個困難則是替「生人」立傳的問題。生人就是活人，替活著的人寫傳，可說違背了我們這一行最基本的工作守則。要知道，「寫史」可是個相當古老的行業，由於相當古老，也就有了本身的歷史，而有了歷史似乎也就有了「教訓」，而其中的一個教訓是唐朝的一位前輩韓愈先生所說的：「為史者，不有人禍則有天刑」。所以，能不寫史就不寫史，假如一定要寫，也只能寫死人的事。寫死人有個好處，那就是「死人」永遠都不會從棺材裡爬出來爭訟不

休，尤其是死得愈久的人愈好寫，不僅死無對證，而且連一些能替「翻案」的子孫恐怕也都死絕滅絕了。總之，替生人立傳，「禁忌」特別多。就拿我這位兄弟來說，他今年才三十六歲，而依我用「紫微斗數」推算的結果，他至少還有五、六十年可活，而且在過程中還會有多次的起伏變化，倘若以他現有的「成就」來做論斷的依據，將來，保證有人會說我胡說八道，這就有損我的職業威望了，而如果根據紫微斗數推算的「內容」來寫，那就成為一種「預測」了，而我們這一行的另一條工作守則便是 - - 不得預言，這豈不是令人兩難嗎？兩另一種兩難式的禁忌則是：我不能不極其詳盡的描述我這位兄弟的種種情事，否則將成為我們這一行的另一位前輩梁任公所深惡痛絕的「春秋經」 - - 「斷爛朝報」是也，但是，有些事情我又不能不「含混其辭」，因為我這位兄弟老是行走於法律的邊緣，夾雜於黑白兩道之間，與人之間免不了會有些恩怨怨，萬一我暴露了他的容貌、長相、住址，和一些可能會落人把柄的「內幕消息」，恐怕會害他挨黑槍或進牢籠，而這麼一來，韓愈先生所說的「不有人禍則有天刑」可就要在我身上應驗了。這就是困難所在啊！

由於要替我這位兄弟「立傳」有這麼些個麻煩，所以，照道理講，我是不應該動筆的，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寫，即使不寫傳，最起碼也得把他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，因為他這個人實在活得有夠精彩。這種「手癢」的情形，就好比一個攝影師，在邂逅一位面容姣好、身材婀娜、氣質優雅的貴婦人時，明知要脫光她的衣服、拍她幾張「人體藝術照」，是件既困難又危險的事，卻又抗拒不了誘惑一樣，總會想盡辦法，用盡手段去嘗試一下。不過，為了避免闖禍，有若干細節，我將使用「遮遮掩掩」和「欲言又止」的筆法，還請大家海涵。以下我就替我這位兄弟做個「重點」介紹。

我這位兄弟，有許多的事都值得向大家介紹，不過，最重要的還是他的「名字」：「海口」。

「海口」原本是個地名，可是，如果有人想在今日的台灣地圖上尋找我所說的這個地方，恐怕怎麼找也找不到，不過，如果有人硬是要找出來的話，我只好建議他，去翻翻日本人統治時期的台灣地圖，在台灣島西海岸的中央位置就會有這兩個字。然而我這位兄弟又怎麼會以這個「地方」為名呢？聰明的人可能會猜：因為是個講話有「海口腔」的海口人，所以就叫「海口」。這話誠然沒錯，但是，海口人少說也上萬個，為什麼唯有他能獨擅此名呢？這就有賴幹我們這一行的來做點「歷史解釋」的工夫了。

我以為，我這位兄弟所以能獨擅「海口」此名，是因為：他不單是海口人，而且還是海口幾種「特產」的綜合體。然而海口究竟有些什麼樣的特產呢？

第一是「砂眼」。這是一種傳染病，它的症狀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像進了砂子的眼睛：又刺又痛、又紅又腫。在海口一帶，幾乎沒有人不曾有過這種毛病，即使沒有，也一定有過砂子進了眼睛的經驗。因為，每年冬天，季節風一起，就會把海邊砂丘地的砂粒往內陸吹，當年日本人還在的時候，雖然下令沿著海岸線和田埂大量種植防風林，稍稍擋住了風砂，但卻擋不住砂眼的流行，而台灣「光復」後，日益進步的醫藥衛生雖然消滅了砂眼的病菌，但是，在多年來的濫伐濫砍之下，昔日擋閉風砂的木麻黃和林投樹也消失了，所以，海口人的眼睛到現在還是會有「砂眼」的經驗。

第二是「蒼蠅」。許多外地人都說海口的蒼蠅沒有毒，不帶病菌，因為他們老是看到海口人不分春夏秋冬，無論初一十五的和蒼蠅一起進餐，卻又一點事也沒有。而且似乎也沒有人刻意要去撲滅這種喜歡到處沾惹的小生物，只有一個老頭兒，會坐在廟門口或自

家的門檻上，偶爾動手去抓幾隻來放在腳底下踩響，藉以打發無聊的時光。其實，對海口蒼蠅的這種看法是錯的，事實上，並不是這裡的蒼蠅不帶菌，而是海口人有著相當優良的「免疫系統」，根本不怕會帶菌的蒼蠅。而海口人這套優良的免疫系統可說是「物競天擇」下的產物，因為，數十年前，這個地區曾有過一次相當兇猛的「瘟疫」，幾乎消滅了一半的人口，然而活下來的人和他們的後裔也幾乎成了百毒不侵的優良品種。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，海口人一直到現在都還容許蒼蠅在當地生存，容許它不斷重整海口人的免疫系統，增強海口人的生存能力。

第三是「賭徒」。在海口，賭博是不分職業和業餘的，而且到處可賭，樣樣可賭，人人會賭。因為這個地方窮的人多，富的人少，所以大家都渴望在賭博這種「財富的集中與再分配」的快速變動過成中，成為「社會流動」裡上升的一員。雖然如願的人很少，但總是個「希望」，而且近乎是唯一的希望。

第四是「流氓」。這個字眼乍看之下，帶點貶責的味道，其實不然。我們這一行的一位前輩顧頡剛先生就曾說：「流氓和紳士不過是惡制度之下分出來的兩種階級」，既然是「制度」畫分出來的，不管這個制度還是不惡，則「流氓」和「紳士」的差別，就只像「黑與白」「東與西」一樣，只是相對而言，談不上孰好孰壞。對這種人，我原本可以使用一個既古典又高雅的名詞，也就是我們的老前輩太史公用過的「游俠」一詞，但為了破除大家對「流氓」的惡感，我仍然堅持使用這個字眼。而這種人在海口又叫做「遊人」，也就是「日月在遊」的人，意思和「流氓」（其實就是流民）、「游俠」一樣，主要是指一種具有流動、游走特性的人民。海口地帶所以會盛產這種人，主要是由於土地既狹又貧，一些年輕力壯的漢子，既無土地，又無事可做，便只好到外地去「遊」。

第五是「童乩」，古典一點的名詞就叫做「巫祝」。無論叫什麼，這種人主要的能力和任務是在於和鬼神打交道。這種人所以能在海口地帶繁衍滋蔓，主要是因為海口人活得太苦，苦得簡直活不下去，但是，他們相信人生還是有希望的，因為冥冥之中還有鬼神在操縱世間的一些吉凶禍福，只要能求德鬼神庇祐，自然能逢凶化吉，時來運轉，飛黃騰達。然而和鬼神打交道這等事，自古以來就不是人人都辦得來，所以，童乩便自然而然的跳了起來，舞了起來。不管真的假的，這樣的一種人，可是撫慰故無數海口人創痛的心靈，也鼓舞過無數海口人絕望的心情。

這五種「東西」可以說就是「海口」的標幟，而我這位兄弟幾乎就是這五種東西的「化身」。

有關前兩種，也就是「砂眼」和「蒼蠅」，請恕我在此「不便」再做進一步的「討論」，一則由於幹我們這行的有一個所謂的「工作旨趣」乃是：「以『人』為主」，而這兩種東西，一為「微生物」，一為「小動物」，可說都不在我們這一行的研究範圍內，所以我不想多談；二則由於我想著大家保留一點「想像」的空間，讓大家都和我一樣也能享受「解釋歷史」的樂趣。至於後面三種，由於都是一種「人」，而且都有「實證」，不怕有「錯誤類比」的情形，所以，我想我可以進一步的介紹一下我這位兄弟的這三種「身分」。

我這位兄弟是個徹頭徹尾的賭徒，是絕對錯不了的。有關他從幾歲開始賭、會幾種賭法、和多少人賭過這些「數學性」的問題，我不想多說。我只告訴大家幾件比較「壯烈」和「轟動」的事。第一件是他十歲那年的事，有一天，他極想弄點錢花用一下，卻怎麼也弄不到，於是，便脫光了衣服跑到菜市場去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向在那兒擺攤子的叔叔討「錢」，他叔叔果然非常不好意思又非常急切的塞給他一塊錢，叫他趕快回家穿上衣服，這一「賭」，就賭

他叔叔會「不好意思」，而他當然是贏了。第二件是他到金門當兵的事，當時在金門當兵的人，退了伍要回台灣，都得搭輪船在海上漂渡個幾天才能上岸，而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，榮退的阿兵哥們通常就在航行的途中大賭特賭，一直到上岸才收場，可是，我這位兄弟「榮退」搭船返鄉的那一次，全船的人卻只賭了半天就「不賭」了，他們都說是「暈船」，可是我這位兄弟說當天海上風平浪靜，根本不會暈船，他為這件事到現在還時時感到困惑，因為他不知道輸光的人心裡頭可是會「波濤洶湧」的，而那些人極可能都是因為輸光才退場。第三件事則是最近一年的事，這件事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參與了，也就是幾乎使這個社會瘋狂的「大家樂」，我這位兄弟從頭到尾大概只玩了一、二十次，然而這一、二十次就讓他從一個一文不名的「窮人」成為黑白兩道交相讚佩的千萬富豪。在這次「競賽」中，我這位兄弟注定不會輸，因為他原本就一無所有，不過，一輸可能就是一條命。像這樣一個連命都豁出去「賭」的人，不是賭徒又是什麼？

其次，我這位兄弟也可說是個「流氓」，有關流氓的「定義」問題，我在前頭已經說過了，在這裡就不再囉唆，不過，我還是要提醒大家，我用這個名詞絕無「惡意」，而用在我這位兄弟身上，更純粹是為了凸顯他古典「俠」的形象。這可不是在吹捧他，因為我親眼看過他窮苦潦倒的樣子，也看過他飛黃騰達的境遇，而無論順逆，他的身旁總圍著些「兄弟」以及向他伸手求援的人，而他幾乎從不推辭。這些年來，他從賭場裡可贏了不少錢，但大半都花在「兄弟」和一些孤苦無依者的身上（連我這個窮書生有沾了「一萬元」的雨露），所以身上照樣屢屢而空，就憑這一點，我幾乎就想喊他「聖人」了，但我怕別人說我被一個小小的「紅包」就收買了，所以，我只好叫他「流氓」，以示無私。

此外，我這位兄弟還是個專業的「童乩」。說到這件事，有些「無神論者」可能會說：乩童是一種騙人的玩意兒，因為這世界上根本沒有神，何來「降神」之事。對於這種論調，我不想否定，也不想贊同，更不想討論。我只能說：「神明」也許不存在，但「童乩」確實存在，因為我親眼看過我這位兄弟「起童」的時候，握著「七星劍」猛砍腰背、抓著「刺球」猛刺額頭胸脯，以致皮綻肉開、鮮血淋漓的「景觀」，我相信這不是單純的「勇敢」就做得出來的動作。而無論大家相不相信鬼神之事，也無論大家相不相信我這位兄弟的「法力」究竟有無效用，他畢竟還是在「神明附體」（也就是「起童」）的時候，替許多讀書人口中的「愚夫愚婦」做了「驅邪辟鬼」「解厄改運」的事，給那些需要救援的人「精神」上的慰藉和濟助。有時候，他甚至也給那些「走投無路」的人一兩張所謂的「明牌」，讓他們在「大家樂」的競賽中也「樂一樂」，據我所知，因此而富，因此奉他「如神」的人還不在少數。而他藉著「大家樂」翻了身，提升了他的「經濟」地位，並藉此提升了他的「社會」地位之後，更有許多人有意將他從「人」抬上「神」的位置，這一點不僅我反對，連他也很害怕，因為人一旦成了「神」，就表示得向這個世界說「再見」了。所以，一直到現在，他還只肯做個「神媒」而不做「神明」。

這就是我的兄弟——一個徹頭徹尾的賭徒，一個可以說是流氓的「海口人」，一個專業的「童乩」，再加上一點點砂眼和蒼蠅的「意味」，如此而綜合的體現了「海口」物產的特性，也完整的體現了「海口人」的典型性格，叫他「海口」可說實至名歸、兩相符合。這就是我的海口兄弟。

